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劉復善

謄錄監生臣□之□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吳明卿

吾郡之梓人來以足下之手書及大集見示得窺全豹且飽飴腹不勝暢慰隨草一紙為謝乃作答不謂其

人尚浮沉也因憶獻歲前後尚有兩書報足下而定其郵數千里外固當不易耳茲復夏致前帙適蹇使君來訪屈指千秋之業即以授之俾為指南耳諗體氣勝佳且有含飴之樂秋來雙桂更鍾慶門吾家兩小阮亦似可望異日修通家之好當不虛也肖甫遂真作少保圜玉甚俊第恐不為顏始平所收足下以元馭大拜戲我初地發心尚不貪轉輪王位況宰官耶元馭元美兩不涉也所云有齊雲之游便以一棹訪我伯玉書來亦同

此懷當營兩糟丘相待秋暑尚溽強飯自愛

又

足下一艖艄破二千里浪而拜先大夫之墓因以訪吾兄弟此誼當不減范巨卿嵇叔夜弇中雖陋薄日烹一伏雌亦足以少淹從者而王生力相阻謂足下畏熱不堪道路為歸計甚迫忽忽相舍既審足下憩垂虹曳足練酌中冷欵牛首與邦君搢紳留連彌月乃大悔恨毋論孟公笑人即不能輓青牛之紖為我戊五千言而去

也八月望李本寧來九月初歐楨伯亦來楨伯談與足下晤語歲盡周秀才來稱足下歸後至蘄訪顧氏兄弟因得一邂逅且致足下聲良慰僕不堪城市之嬈以九日避徙深落荆藩墐户禪坐經行啜糜粥佐以蔬茹葷血絶口飲可三五盞然不復對客尚未斷筆硯然絶無應酬以此没齒而已元馭非常之眷不能不仰答家弟為尺一所驅接淅而行家馭雖病除目亦在旦夕矣所謂四王者當僅區區碩果諺所謂看盤核也大集付剞

剛當以完周生言足下北園飷飣峯石未足游目而他莊舍皆有名山在几案間山頭飛泉處處不絕皆可引以穿舍作池流觴養魚而都不料理何也僕鄉間地畝許一池一阜梅竹具體而兒騏手經營自咤絕勝弇中世固有夜郎王哉呵呵

又

自傳足下有内召消息旦夕在望已而見臬長之薪積者三四疑其故而不得然不意其遂有白簡也向猶有

之然不意其覆罷覆罷有之然不意其韓可也大抵蛾眉宮妬羊腸世險於窺伺者無怪獨陶鑄之地不應蕭條至此足下獲落三十年崛歷萬里計方以息肩為快千秋之業亦不惜一官甲乙所惜者右文之朝乃有此事耳弟坐起萬卷間以新彝良醞佐其倦山園水石日涉成趣而微苦客謁及徵文人刺促不減催賦念所苦樂惟足下同之邇亦有傳壯來耗者謂且見收録李少卿云丈夫豈堪再辱耶以故絕不置方寸所謂老死是

卿足矣家弟詩比益進而忌者亦益進匡廬吏事稀簡有山水足暢少留寄祿亦終拂衣子與遷轄洪都得時相聞又德甫輩不落莫也肖甫甫開府而有太夫人之訃助甫差自強伯玉業掩關尚令人不忘之良足歎也賢郎才氣汗血千里而不能免銜檗之累宜加精進小兒今春始似知學者于鱗意氣功名二語遭姍罵數塲然是吾兩人今日事寄去二詩比之二十年放歌雖衰颯然不至憤厲用壯如何念欲走一介相聞而會有姻

家楊與國便敢附試楊敏秀有幹才惟足下相為成之
餘不具

又

楊使君家屬行有不腆之敬幣及扇頭二詩計已徹記
室矣無何得楊君札津津善足下不置且欲為盡梓全
集而以叙見委僕謂此君能爾足下可以朝夕矣賢郎
比益進業天縱足下以餘日縱橫藝苑當此缺陷世界
中不可不自快也僕比於山園搆一樓頗具清幽之致

因盡從諸書名畫古器以充之置榻其間信手披覽雖米顛寶晉倪迂清閟恐不能遠相過也時時有香茗美醞之類佐其倦閒一縱步竹木垂蔭清溪白石畫橋油舫在在不乏微苦為穉𥢷子所撓然不爾造物小兒又相妒矣騏漸解杜門仲季風氣亦日上阿敬前後遂舉五雄以語足下當一撫掌若子與不能不眼赤也此君於季夏履任德甫用晦差不落莫可敘已有齋捧之役日下可相會餘不一

又

秋中得足下及楊使君書云已買舟將試武海上急塵阿段滌弇園一片石以待及使者將手教來云連有宗黨之慼未成行色沮久之知更諗花月為期則日日從江梅探消息不能待桃李也僕自入夏移息茲園有法書名畫古翫之屬暇則步屧松竹間聽鳥聲臨清溪垂釣調亦白鸂鶒又有白鸜鵒作參軍語間一過家課大兒文義次二孺風氣日上九月幸舉一孫里社杯酒大

足藏身唯文字夙障未盡往往供人役若責負進以此小不快耳相君頗自悔兩移書示且推轂足下弟觀此人豈真青雲物耶家弟擬入境即移文兩臺乞休恐彼中未便許但渠意已決尼之不可楊使君迫欲梓足下文集以序見托比來更成杳然何也張羽王流落可念足下幸為游揚諸監司間此子足稱名士沾沾自喜以故不受世路容然聊肅之亦甚矣侯老故長者不作柴棘可親也子與宦況既適亦不必過為子息計自在足

矣辱扇頭新詩把翫如面僕亦有兩詩試讀之履當及於寢門外也客次不一

又

得書知有新婦戚且歲侵不能無虞於謀生世界故自缺陷無足論也前後記辭腴于柳柳州矣詩尤快人臆覺與張羽王往返者尤勝羽王亦自翩翩踰於生平但弟與此君急難中有所援昨以一時扇頭慰之而了不答何也楊使君欲梓足下前集累以叙見屬但得卷目

便可命管城子矣弟自丙子歸沐絶不為出計一丘一壑差足送日而誤有雞肋之命辭疏至公車而見尼遂為年少所窺其所萋菲語毫髮不相涉第園池酒食差為豐美雖與客共之不能無愧心也楊使去適入雪哭子與不及附書登堂後事事可為酸鼻今錄去奠章輓詩雜詠足下雖游神鈞天讀之當為失聲也前許其家作墓碑伯玉任誌銘傳當以仰屬適劉子成中丞兒書至知此老亦遂化異物吾與足下幸後死若大白之配

殘月每握管作墓中文輒悵惘累日生趣向盡奈何奈何賢郎計當甚然兒騏文筆差熟而見屈於學使者不免為補國子矣饘粥之地白於甌脱有司責賦甚力尊罍之類盡作人質庫物而為此不急務可歎可笑舍弟比宦跡定矣餘不一

又

楊使君人歸得足下手札及損佳貺因獲承動履且許以來春入苕下哭子與遂訪我於弇園無任懸想扇頭

一詩叙致歿存天真懇篤寓寄酸楚所謂長歌之哀勝於慟哭殆非虛也不揣嗣音非敢自托和郢粗見我兄弟同心之契耳尚未得楚賢書伯氏想當褎然不知李駒在齊何如豚兒秋試卷覺遠勝前歲而斥主者命也令歲饘粥之業大半巨浸久困公私責首粧飲器盡入質庫而貧咸遊士尚不見寬俞仲蔚以八月錢叔寶以九月皆化異物其症悉同殊令人有憂生之感近伯玉司馬忽寄一書來十二弟叙四部稿最為高古但要飾

過甚引據不倫或恐增少年筆舌耳弟在郎中已作比丘行徑但不能絕酒肉今來轉更泊然而世求我於聲色名利間直大耳三藏也弟已任子與墓碑足下不可不作一傳餘不悉叔寶後須不死然至今肰第矣

又

前有一札附楊使君人去計已達矣弟自仲冬生辰念及先大夫見棄之歲忽忽意不欲生者數日而不能語人自是一切世味皆灰冷歲除後忽有所證遂斷房室

屏服翫日或一肉或茹素酒損十之七八更半歲後可作有髮頭陀矣而筆硯間夙障重未即能盡損家人生事產出入了不挂意而鄉里酬酢亦未即盡謝却豈亦老人十拗之二也楊使君快士也每述足下不置口且盛欲刻大集云足下以少騷賦故尼之夫騷賦何關壯夫事楊除日亦只在旦夕恐不能完此段佳話如何足下東游之興何似昨聞之司馬亦欲來此而竟未果符繻久已絕附客舟往返又恐盜魯行路殆無所不難也

家弟入覲病發請告會小間遂為所物色見尼江湖間殊少氣色除目霞下而羽王尚蕭條鮎魚上竹竿可發一歎吕相公遂不起少郎果移家不能不累足下將毋也楊驟行倉卒不竟所吐亮之亮之

又

楊大夫使回得足下一札承聞善病狀連苦無歲蝗蝻繼虐剪棘搆室而材不繼責文自給時復筆枯兩地數千里何事事相同若此弟乃能盡洗一切耳目口體之

好兒子十二三即付以田舍圖籍僮奴予巵酒告之曰若輩能杜門不犯三尺足矣其他長賦踐更任爾力大小吾不復與也旦夕披一衲擕佛道書數卷入小蘭若矣雲山氷井記惜不於瘧鬼作熱時得之當令五内頓爽令者青女漸近一讀冷氣侵骨不免呼功裘耳所委歌詩亦似有興而語不稱法當由能所心一懶俱盡第不知足下執筆時亦肯小放真宰閒否楊大夫久不還相當鬱鬱漸不及足下梓集事羽王西征注辭甚修而

宦轉蹭蹬奈何然亦不可盡歸之命也秋氣漸涼強飯自愛

又

歲時三得足下書而所與書偕來者強出圖一寒暄而巳業授家兒子輩其母齪齪守困不能應客所謂此園記仲氏志銘者再見之亦再報啟致歎賞而不審其浮沉與否茲更辱手記滿紙離索之懷與消搖之貺蓋兩備之僕宿根頑鈍至今未有所證第於此心不敢自佚

朝夕焚香誦經三時默坐一褐一飯一菜一茗此外不以累妻子惟米汁故好不能遽斷夜進僅五小杯雕蟲夙障無容盡洗或一應遠方故知死諾而已别誦諸哀輓之作始知足下於交誼篤遠不墮孝標齒吻中間情事宛縟無間長語而篇法尤勝長歌當哭信然哉子與遺文乃閩人郭生收去近始編類得八卷以寄家弟云有二冊者為他一生竊之非關汪惟一也家弟方更從其家搜索及尺牘之類幸肖甫塡新剞劂有[illegible]且汪生

詩刪竄入魚目至上玷于鱗為識者啞笑於予與尚似

有羊曇一慟不至如足下所謂弟久不相聞云已得末

疾恐就木矣足下集成須早授梓為海內詞人指南亦

少寬僕與于鱗搊搐之苦又曹平原所云後世誰相知

定吾文者覩子與寢寢覺此語之味深家弟雖皈心道

門然以其間理農圃課兒輩誦習黠於伯氏多矣一笑

二俊令秋當聯翩脫穎兒子嗟咤俛首老博士業甚令

人憐之然亦無如之何錢唐脫巾吾輩已辦跣走令雖

幸小貼而隱憂非淺故人僅肖甫一碩果而置之風霜鳥雀中傅張羽王曳裾今在何邸展轉溝壑俱可念也楊丞人便附此初夏猶冷加飡自愛

又

十月初蘭溪胡元瑞來云見閩人謝其新刻有哭足下絕句方食時箸為墮地終夕彷徨既馳信從肖甫所問之不獲報乃有一楚人游宦者云武昌見伯子入棘試義佳足下當無故以是稍自寬而其文亦已至矣抑纖不暇

讀但絕倒稱幸甚而已海內豪傑遣盡唯吾二人者歷落若長庚之配殘月胡可遽與嘒嘒小星等泯楚書至伯子復塌翼即肖甫三雛助甫一弟一子及李駒亦爾而豚兒乃猥先一鳴小足吐氣迦陵頻伽諸和雅音自是競新矣足下所云云非直肺腑亦大是左券弟門户足寄寧敢蹈籍天福而比忝稍覺隃分於恬澹中不免蛇足之懼耳長篇大幣走价千里誠知兄念我愛我然得無衣鉢一事於孺子有深私耶渠已壯上謹拜瓦鼎

詩軸附信致之餘儀壁返亦坐拘例耳來示壯園花竹日益勝而有酒食之累弟久閉關弃園游屐踽踽不能矯首楚望即子與残客非足下又誰托耶誦三山記殊灑然西塞諸磯玄真枕席地嚮者一過之若飛鳥而已王竹甫者亦善攻字琢句然得心應手終當讓足下也弟於一切有為都謝絕筆硯役猶未盡每恨三十年前誤入此因今日受此果然見兄縱横跳跋眉宇間猶似有起色以此知習氣難除不獨大加嘆耳旨子高之至

名場久不無畏首尾宜鼓其氣而充之季子國器足下自能鑪錘毋俟贅也偶從書肆得豚兒兩筌蹄令封去或可佐千慮之一惡詩書扇併宋搨聖教序充書室清翫不一

又

前使者至得吾兄手札及詩如自合浦還明月珠喜慰之極粗於一律見其大都耳所謂心之精微言不能盡江陵歿後宇宙間遂一翻覆全楚皜皜兄獨超物外當

時忌者安在哉弟一稿不耳嚮時不任毀令亦不任譽弟為眼底應酬及筆研所困終須被髮入深山或可了此一段未了也周弘禴户部至云足下近謁太和歸錦囊所收當不訾能相寄示否肖甫膽略遂不下郭汾陽助甫亦漸跳跋為吾黨增色黎惟敬逝矣作夢既成兩日而遂委蛻大奇事也葉山人茂長奉謁便附數行先容山人才氣磊磊恐足下門客先無凡人得無[illegible]止園廚料耶一笑

又

僕自正朔為兒輩舉屠蘇畢即足下六袠觴耿耿胸臆矣而會病羸至春中而劇藥餌不離口又時時為戚友強以筆研之役如責博進六月病痁七月病脾八月甫起色而伯玉肖甫訪我弇園元瑞仲淹輩亦麕集幾復作高陽故事九月始息肩勉為足下草此壽言既成都不曉何語年來棄家兒輩為儉歲所窘一絲一枲亦不從之貸乞欲遣老蒼頭躡屩而西即以行路難為解蓋

刺促者久之而後成發扇頭二絶皆真境真事也台垣婁易楚地諸貴人亡不能硊者獨不能動足下北園清夢問字乞言之客踵相躡也亡論廷尉羅雀門當亦不寂寞矣弟僕已誓佛前於獻歲斷筆研猶恨足下居辟不獲以牛耳相贈俾跨有大江以南操管之士沾沾景從然舍足下與伯玉何適伯玉亦現衰徐徵其乞著不大損小足慰耳肖甫則真大貴人也家弟課子讀書學稼為圃進不慕二甫達退不作乃兄憂然大足生活

所慮排名未盡或為弋者所慕耳賢伯季學故當大進
僕長兒輿盡已歸粗代酬應二孺知弄筆墨聊以暖目
前而已

又

知吾兄至吳闕為羣彥所挽詎浪杯酒縱横翰墨令湖
山一益生氣二令差不俗比之此間千石奚啻霄壤前
所遣蒼頭想已奉仙舟入雲矣每念二十五年之别合
并旬日談笑差足相快然至别後怱怱如夢却又恨春

夢之不長也分韻三章勉已塞白又得謁墓一首久不
復問工拙矣行父復致前幣不欲再返俟齊安王生後
便當一修縞紵之敬也并仲美俱煩致聲彭生事已悉
吳子輩惡心腸乃爾何以面足下使孝標在茲時不知
作何語也姑緩之必有以處西望楚雲心寸寸折不備

又

方畏客而劉山人者以足下書至破例見之此君懸河
之辨不必一一破的亦使人忘睡所示欲東為我舉六

衰觴第與人無所比數蓼莪之痛桑蓬獨深以故買一
舴艋避客菰蘆中彌月而後返中寒作楚亦所不恤足
下第舉中散故事惠而好我攜手同行不唯泉石增色
餅罍亦嘈嘈也佳集稍得從容詩故所服膺文華亦自
冠冕一代覺新都相公所評似但及有韻何也仲冬始
見楚錄而二倩不與令人扼腕一段蒙氣似尚在吾曹
凡不聞李駒耗耶已游岱矣白雪樓作他人物幸兩雛
補諸生尚小慰地下僕第二兒病弱尚在湯藥閒小者

文勢小進與兩猶子似可更結通家緣家弟啖荔枝已飽或量移矣元馭自以手足之痛乞骸不已非有他也前有報書樊山邸附眼鏡足下何繇不達餘不盡

又

昨息庵上人行便數行申契濶之私計已徹覽矣數日內都邸報知聖躬違豫所諭疾狀似非盛年所宜有既而一郎官上書過切至觸天怒自江陵奪情之後絕廷訊久矣似亦非盛世所宜有且恐羣少年不察揆地苦

心又作一番描畫也如何如何吾丈雖寄跡江湖當不忘宗社如弟及此却不免杞人誚也年來忽忽厭俗殊不怯死近得一箇便法或似可不暫死承欲訪我海上當設醴苇羹於弇中以待青燈促膝所欲傾吐者方内外悉有之計吾丈當不異顒俟俟家弟白下之期在歲即聞不一一

又

新歲不聞問昨邂逅一故司農郎熊姓云欲叩玄關直

自太和歸以從疾謁告且謂私曰試我東海上尋故劉

子成中丞之子一介來出老兄數行則熊所云信矣犬

馬之齒本不足言且蓼莪刺中焉足以辱高駕惟是先

君子十七年未竟之事賴臺議見伸天子之寵靈施之

隧表大官之饗得知已老門人飫之於私慰矣先君子

二品未滿考而宗伯引軍功得全葬先恭人僅四品封

而兩與同祭此殊典也弟以宗伯疏不及贈謚不復請

而太原公念鄉前輩故特為之改疏草上今獲旨附

部矣然且匝月而未見覆得非為弟未有尺書謂之傲慢見尼耶主上所以勤施勞臣已足其榮固不在一階半級也子成集固宜叙然有兄先之安能不虞形跡或此間淫霖幾四旬饘粥之業淮為巨浸咄咄中具報不竟所吐亮之亮之

又

劉將軍去有不腆之物附八行以報計徹記室矣麻城王生者來云足下且以盛夏抵秣陵訪我於牛首燕磯

間時有傳伯玉亦且至者使我夢境亦自神王既審足下且未成行伯玉復改期秋杪為之悵惘移日僕茲出成小草且寒香火之盟而江山名勝亦足游目却不免有五悔出後家弟雖不成噎而痰火時熾汩沒湯藥不能歸視之一悔也病婦展轉牀第遘此儉歲三兒饘粥之業盡廢二悔也初意染指即尋遂初而諸乞骸者俱不得請三悔也欲有所建白而度必無益囁嚅喉吻間竟成伴食四悔也白下士子所萃適當試期揮汗酬應

五悔也足下高卧北園曳足顱甄洞以清風為故人誠若霄壤雖然悔之晚矣自貽伊戚夫復何云足下方為李中丞致拳拳而此公中文罔令人喪氣適邑子俞易之便索數行以見貪得近況漫爾附聞不次

又

仲子來拜手教具山中之況已從禮補陀僧所得第二札其時尚未審亡弟之戚也無何使者至得第三札則有見輓亡者六章蓋字字鮫人珠矣使他人見之尚且

酸鼻而况為之兄而自相知已者耶又况衰羸待盡之軀將并二人為一者耶至於感激思報一念之私有非筆札所可述矣弟病間將三月近始能進匕箸第形神忽忽無復生趣前有小疏塞白出月初繼上乞骸之章亦知歸故里百憂叢集無筴可避且擬視亡者兆域求不朽之辭少慰地下即掩關却掃飾巾待盡以自附於首丘之義云爾肖甫兄

亦於閏月二十日長逝此兄名位已極膝前振振繩繩亦復何憾但國家失一緩急倚

仗人吾曹益零落可歎耳耿大夫云見赵錄伯子復失利仲子儁才必自能騰踔弟少年之染頗深弟數促之不肯歸以此負足下耳弟欲不言似負足下益深言之恐復蹈癸酉之疑如何勉成長公七十詩既羡之行更妬也雄章崇肴即付之孤姪俟弟行狀成專人拜致不腆之幣請太史公傳并伸謝也不一

又

前有兩書附復計俱已徹覽矣劉典寳來得足下書似

專為諸玄嶽修路功德而發及讀疏辭雖不必本色語
而自古雅暢利非足下老手未易到也修路毋慮數萬
金賢王盛念與足下高誼此兩大檀越弟何敢不奉佐
一二但南都遘此大侵中産以下未轉菜色安能勸率
使作眼外不急之務諸募者躭躭不過兩廠織局三中
貴守備一魏公而已魏公近賈其家方治喪葬請恩卹
費且萬計須從人貸匄三中貴前以陸司寇相拉募明
州阿育王塔緣簿感而應醜顔而出可可更作馮婦也

昨歲五月餓莩十萬人京兆之粥翅而當事者不能以
單辭勸富家捐升斗之惠即使弟不恤號名之勞亦誰
為嚮應者夫以堂堂之列卿而為藩國募緣似亦非體
以故輕辭以返王之幣而詳辭以解凡之疑雖然彼若
能以大辨才開大因緣弟亦不為沮也有蒼頭一似是
凡家幹欲得劉太傅書凡既無來示又不知其意聊為
草草應之胡元瑞詩藪附去渠故有宏識於足下昧平
生而深景慕殊不多見季子云久在蕪湖頗有所聞幸

勿簡義方勤加𠜗琢肖甫前書已具之李中丞不成死矣含誠意而務修身遂至名與身俱敝惜哉聞新正有意金陵便當日望雲氣於龍江口也

與郭中丞

世貞自鑿坏以來於世事一切不敢入耳目亦不敢挂齒而至開府臺察監司郡縣諸公則以家族桑梓之故不能遂漠然年來水旱疫癘為災百端而敝邑尤甚所以苟安寢食不至一夕而三徙一飯而三輟者蓋唯藉

我公祖而已陽月覩臺省流言則自縉紳先生以迨田畯紅婦靡不駭愕咨嗟甚至欲甘心於猘口而㑹尉留之旨旋下用是稍自安乃者公祖之辭疏甫上而得請量移之命因之當路者果何說也豈其不悉公祖之賢將弁髦家族桑梓而不之卹耶抑借以是調停言路也公祖夙慕愓厲躬行儉素宴游之跡不及别綰篚餼之施減損數倍集思廣益勤恤民隱而為之爬搔袵幰之獎掖循良俾之得盡其才力而誨其所不及即聽事之

所人置一撫公在上部屋之側陋與戟門通而靡所不
達不佞熼髮所見聞二十餘公恐未有如公祖者也自
周文襄之為惠王端毅之為直而彭惠安之為詳懇屈
指而置公祖居其四奚愧也燕中之去吴三千餘里士
民往返不虛日即目有不能逮何至併無耳也場屋之
事下走承乏楚臬則彼中已有預薦者藩司一二公能
為之而故使走知之走以故辭兩房卷不閲而左轄得
以為奇貨既啟封則舒侍御者無如之何矣蓋嘗相顧

而與走竊歎毋論公祖即逝者如舒侍御亦寃也十二年以前僕時憂居鄉則見有談何心隱與邵樗朽皆大俠也其所為如在吳興在新鄭諸事皆目所不忍聞也毋論其捕逮與瘐死非公祖所繇即自今而後二三直指不能衡情法而斃一大俠此又何說也江陵之怙愎與一時之奉行者誠有之然不至人人皆奉行事事皆怙愎也令有所不合則皆援之正而有所合則皆斥之邪僕以為毋論被斥者即江陵不為寃亦未盡不寃也

公祖歸不過六月息耳去而移福一鎮無非王土王臣獨吾吳分淺耳下走自麾節駐吾吳不能一趨候於交戟之下昨夏過敝邑則屬有采薪之憂又不能望見顏色而今者又不能從父老攀挽其爲蕳嬾自遠何可言獨娓娓於筆札間而賤且愚未必人慕而信之即公祖得無以爲諂語耶雖然下走非爲諂語者也聊以洩其不平而已領教未期爲道爲蒼生自愛

王太僕

漢上獲晤清巖於今垂十五年矣中間雖一致鄖襄之問載附舟中之書然以十五年例之其間濶可知也昨冬季二孝廉來稱翁天賜雖老神彩殊王飲啖勝少年時而諸從及孫枝連翩猋舉蔗境之嬓津津不容口乃者從白下接令孫太學所稱述大過之已而出翁所寄二詩知翁之念我深矣已更出全集得盡窺鉅麗之盛而賤姓名之辱存於篇章者指不勝屈也不佞貞何足以當翁臆何翁之為長者而不佞貞之為小人也蒲柳

之質衰在老先無復世念久矣先君子既荷主上恩卹而身復偃蹇朝命至於再三懼負幽明勉強一出竊謂留省優暇苟便懶拙而麋性多驚魚樂難問悔不可言玆因便聊此致候私幷成一詩書扇將意非敢自附玉案也賢從光禄墓草雖宿門楣益壯中丞銜宽夜郎幸為致聲自愛鄒律之噓當在非遠餘不及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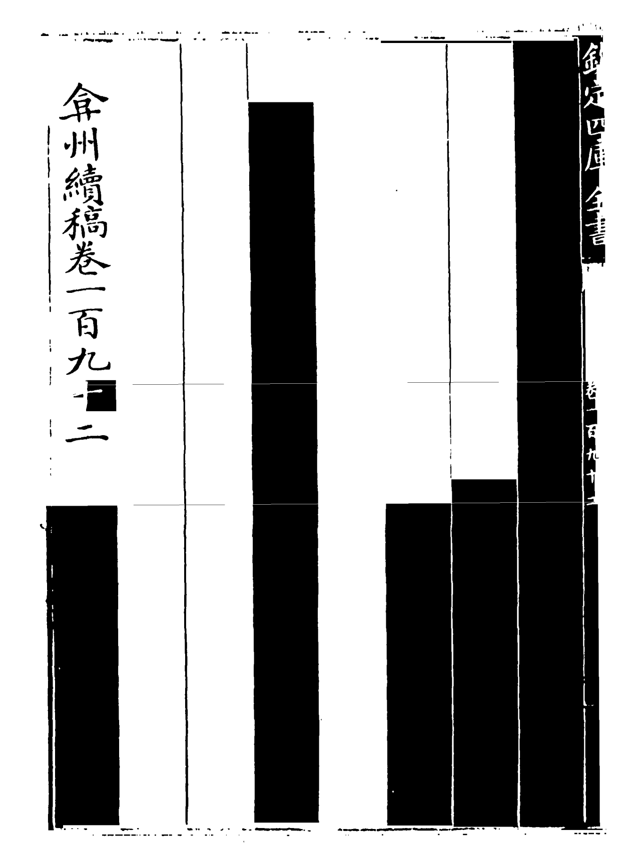
與張司業

山中扶病領大誨者兩日霍然病良已益見公本體既

自澹然而於人情物理又復條暢雖有應跡而無滞心所以藥我者至矣成均之拜固以諸生表儀仰借然何不還公白虎一尺地其於啟沃聖心陪贊國是豈淺小耶玉堂諸賢自公外所心儀惟有兩定宇耳趙公故是天地間陽明之氣所鍾令遇所不可即憒憒乞歸似發之太早斂之太速鄧公堅卧不出柰何此於出世大業甚近且易但以潙仰師弟間答問公案照之覺但得其體未得其用也似俱少公大還一㸃化耳僕齒頰餘生

於出處甚細出故無盜處亦非髙但鑿坏一念發自庚辰春仲必不敢渝乞骸疏上想廟廊諸公當見亮也荆

老雞骨支牀然有譠德而人悦之嚮從景附徒足相苦而已春氣漸和珍重珍重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二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石拱辰司馬

張肖甫人至致公手札大教若羨弟之處而猶使之與其憂者弟處故自有心盟然亦見時事不合者弟自見

面上眉耳世始麽之一官以了彼事弟縱吝有所為寧肯信之欲有所言不羣咻而攻之已寧又寧肯虛心而受之耶前見邸報公復進少司馬深為世道喜不敢為公喜也今得來教則隱憂娓娓知公亦不自以為喜矣所諭謁陵之費且百萬夫謁陵誠祖宗故事第當時不過費十萬金而已何必九倍其數薊邉之練卒二十年矣何以屬國之騎旅入而不能支江陵晚途驕恣貪狠而胥人又為之翼而長其忮罪固當然有交結紊亂一

律可引也胡至誣之異謀且堂堂天朝而主上所師禮之臣至異謀於國體不少損元氣不小壞耶六七少年其脩怨者不過快心於一擊干進者不過求合於一喜而了無毫髮忠君愛國之念當事之臣雖極調劑支吾而太阿倒持事權傍落將來貂璫之毒與搢紳之禍不知其所底止趙汝師固賢者弟殊不敢信其能任大事所見惟一王元馭能持平識大體雖小傷廹急得慎重如公者夾持之必有可觀而病弱又多可自之慼似不

能出柰何家弟承公與陸與繩椎轂之愛此酋或不容已但非所以愛之也弟方避徙林居一粥一蔬以了殘日而為公所挑不覺墮口舌阿鼻覧畢幸付祝融為懇

又

昨歲見吾丈移疾疏即走一介至滁陽奉訊而文斾已北首矣川途阻脩鱗羽莫繼雖仰止大雅時時在懷而音塵迥絶不謂有劉長洲之便得奉教札恍佩風如之風惟是鄙言不足以發令先公潛德而法書豐碣表之

隧道何以令信本廻車愧謝愧謝吾丈之賢所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漸逵之羽固足儀世而廟堂諸公不為蒼生强借何也嫠婦不恤緯吾丈寧能偃然高卧於漳濵竹林間耶若弟昨者一塵啓事真所謂散子選也亦自度其不可出上書力辭已移公車而會有尼之者盖未幾而南牀之白簡上矣吾丈以正人飾奬則不敢當此曹子以為邪人稍有所不能受耳弟之三起家俱非本意其前兩起屬臺諫尉薦歸田以來上是不能拒絶

游客園池為家幹過有脩飾無緣復毀耳聲色之好
平泊然今乃無故描寫作一韓熈載良可歎也趙選部
芳聲英英在耳今得暫歸與吾丈相劘切不朽之業甚
快甚快幸轉為弟致聲外兩跳槁附覽後跳垂欲發而
徐相公力止之已付之忘言矣欲吾丈少知其梗槩故
也弟兩少子頗能讀其父書前歲舉一孫甚穎秀天惠
餘日跌宕書史翰墨間政恐人妬吾處耳吾丈麟趾亦
遂振振否家弟歸遷本省小簡跋涉之勞物情若此恐

亦非久計也承念存并賜札當覓便致之餘不一

又

中秋聞吾丈有東門之邁為怱怱廢食寢數日高嘉定來得手書知後庭有就館者期在十月而移少春札亦云胎氣佳以星数推之當舉雄則又欣欣喜色見大宅屈指湯餅之宴復逾旬矣弟有三兒大者業差就小者亦似能讀父書令損家付之一月不令一見而不能忘情於故友乃爾豈所謂老人十拗耶復[illegible]看一拗也身

自見廢來偶有所證㑹耳世途以為林壑之樂不減四禪天至欲拈瓣香謝言路二三君子而時時跡疑書不下漳河傍輒彈指浩歎此非欲以苦事撓吾丈欲得實心堅力如吾丈者居其難而後吾儕得保其易也今天下見為治者形耳如何如何穆兄負經世才而逆錮之不使展然彼之逃於詩也亦甚矣經世是仁者事度世是智者事出世是二地以上事然亦只在一念耳詩偏名術也視酒色差不俗然損道一也昨念吾丈樵阜阜

成五言四絶句預賀夫既以薄之而復蹈之得無為穆兄咲乎語云倡優拙則鐵劍利吾丈覩其拙而知其不大損於道也曇陽子化事想或聞之其所以化恐未悉也今録上一通欲吾丈知天下有真人有真理幸毋以為癡人寱語也

又

昨劉長洲人至得穆兄所致手札雖與吾丈聯姓名云賢器病危甚意不能 書草草數行作報殊更憂之舍

弟自覲歸云會趙吏部知賢器竟不起為彈指歎詫者累日夕弟自偶有聞證采兒女子之累付之摶沙觀久矣今設身處吾丈五內忽若蝟刺不知作何法解也吾家東甫癡語未暇論東門蒙莊亦姑置之但為吾丈宗祀大計則莫若豁哀以葆真節慾以全神時至則行聽其自然勿正勿助長乃弟一義也天道有知必不使賢者如吾丈斬焉絕其後時事極矣天下之寶尤當為天下惜之弟百念俱已灰惟覺此身未即死當傾耳以聆

吾丈芳問耳玆因赫司理便附此尺一中有司理公車中有魏懋權真天雄一枝桂也

又

前者因令人喚兒子歸草草一札附問不意其人道病淹久我公入臺之後唐突威嚴乃不見責而辱之書且侑以一絕則几杖之賜矣來教娓娓謂不才尚在可收録者未幾而即有留尹之命知公所以培植不佞不淺也不佞生平跅弛無雕飾又不曉事言路婁致憎口戉

寅再辱希復世念會庚辰春孟偶有所謟捐家入棠舍
飯蔬飲水一裘一葛以保此半殘之軀即吉凶訊問都
廢人固有咲其愚而憫其能自固者苟冐昧復出將以
我為如何人也昔有使王孫奉橐而進茗者戲以一栗
投之即捐橐於地而趣就栗不佞之不為王孫者幾希
羣龍滿朝岩穴向盡吾丈與二三大老尤自傑然即天
下所可言可為者皆已言之為之如邇者大疏及月林
公疏是也即使不佞出亦安能有所加也乞骸之章必

得請而後已久厭物外村童無可使者又念損兒曹槀唯公憐之從吏馮麟陽月林二翁皆舊辱教愛不敢以私瀆聞便間希叱名道意不備

又

前時劉長洲人去有報札計已達記室矣道體當益健勝麟兒襁中應自嶄然頭角繩繩之喜入熊羆夢者此非其時耶台鼎易鉉名為賢喆彙征而殊有不盡然者偶從邸報見一鄉宦忘其名所上一疏以直臣未有為說

差强人意記僕在田寺時江陵雖未[illegible]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小謂晚途狼狽至此蓋誘之者使昏激之者使忮語有之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又云涓涓不塞將成江河豈欺我也第入茅廬來絕無所證秖於閒中勘得身世皆幻春仲一病荏苒幾殆亦遂任之幸而自活家弟歸旦夕相煦沫差足相老間為世道念須公與元馭出磨洗乾坤一遍毋論元馭草土即輦上君子肯許展公十指否此語近亦似伏櫪老驥不知兩鈍足已賣作僧廬長住物也

一咲一咲長洲應名便附此不一不一

又

前者劉長洲之報啟甫去而老丈之教札復來蓋以豚兒叨忝故喜浸淫於大宅即不啻如弟自言之也此兒嚮亦有微銳可以一鬪今强弩之末矣殆如木鷄矣誠不意其叨忝之若是也弟既猶在世法中不能如我古先生一洗而空之若乃誦大易之盈虛味老子之寵辱則懮然有餘懼矣吾丈何以教我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虞於言動

故自無碍但令作美食食乳母佐以粥糜勿遽沾濡味當以漸充强况後庭復兆熊羆之夢所謂老蚌出雙珠德門故事何足疑耶少春大悔欲毁詩梓聦明人易撥如轉圜今但秘之可也渠詩故自有氣骨孤行之當自美爱不然弟亦何惜糠粃之引耶長洲覲便聊此附謝并布不腆統惟照亮

又

家弟自燕歸得我老丈教札慰存勤懇至叵羅與托尚

方精醪天子所以錫勞臣者乃亦舉以見賜會兒姪及孫凡八人適集舉以屬之曰異日誰當爲石司馬公者飲此各奮而爭先則無弗沾沃者矣弟自入年來影不出郭門幾若虎溪之限遠公而近聞有司之舉先君子及朱中丞紈之卹典也倉皇走謁臺於陽羨句曲間乃聞已寘之條奏之欵矣先君子之見抑則以高宗伯倚新鄭之緒論謂徐文貞庇鄉戚而中丞之有遺郄於通倭者也咸勒候另議弟之腐心不朽者十七年於今矣

幸自臺建白發之取當事者可以無棄梓之嫌而被恩者可以洗丐乞之辱但在條陳則於始末不能無畧而先君子南北十年之勞遼左千級之績或未之及縱無閣寢而沾被未沃人子終天之恨終無以自釋矣宗伯公通家之契且與弟有文字知意必不薄懇老丈與崌老從史之并達於祠部君生死骨肉之惠也情在迫切餘不敢贅

又

前月有便附小啟及穆太公墓表去計已徹記室矣月之十八日薄暮得亡弟十四日見訣書一紙大槩謂四月初已作死計不意更得百日此畨種種惡證俱集力憊氣淺甚難支持恐在旦夕且自負有膽决加以學力定力故遂能輕死破戀今日方下此死手工夫寧耐不然遂躁亂不能攝持矣六親既已無情即見吾兄亦如不見天下雖饑聖主能蠲賑事尚可為唯願廟堂勿固寵勿近小人勿搜求人過諸君子勿偏見勿立黨勿思

報復則天下自平矣此外復有二百言多致意故舊語不及私弟時已煎廹若在尼連河中然尚謂其辭理明晳結法道美兾得数日延也别發兒曹一紙則以是夕街鼓動逝矣痛哉當臨絶時呼水洗足匡坐湛然如定如寂了不怖散亦無痛苦念惟此子名行粗立文業粗就諸兒三者已亦嶄然頭角可靡憾矣獨年僅踰夭位不稱才且傑叨長十年去土何幾乃不死而令此子死也崦嵫餘日烟霾眯眼煢然之軀顧影局促生趣盡矣

愚兄弟得奉侍長者與元馭相公皆荷深愛不啻骨肉哭死唁生知當為我惻惻也偶因秋省役便敬布腹心得賜一言或誄或賛以為死者不朽幸甚區區俟過萬壽節即上書乞骸歸治窀窆於先壠之傍且結茅作丙舍朝夕三遺魄預鑿容棺之墟以待未審輦上君子能矜此情否三吳亢旱已極赤地千里堯湯之災未聞接踵司計者何以待之餘不能贅

侯舜舉方伯

昨張生歸草草贄數言為報未既所吐永嘉山海之勝見謝監詩為東南冠而門下方握詞壇牛耳九合之餘倦而息焉以與二三勝達跌宕文酒以此上酧天公何快如之僕亦有一圃足暢邑當孔道為客所嬲無復生趣今蠖寓一團焦尚復跡之不已旦夕唯有緇衫行縢耳客之住者曰曹子念其人負奇氣工為文詞雖鬚髯戟張如傖父與之談則醍醐也渠游貴郡為報王大叅陽德知已然其意以不登鴈宕不謁二谷公是世界缺

陷事唯門下進之初夏未熱加飯自愛

又

僕為郎時從故吳中丞峻伯張太僕有功游業已聞公名矣垂二十餘年而始於行卷中見所造雜詩若文吏以為西京開元間人而又十餘年而讀公全集乃獲盡鉅麗之觀如漁孟諸而獵雲夢也三載前有張山人免鈌如方千自言館公別業已舍去游金陵今年復來訪足加跛如履玉臺[illegible]械啟之則公札也以為果公札

耶則公於秇苑稱首輩非公札耶抑胡其瑰麗而爾雅也或張山人借以重焉山人恐未易辨也雖然無似敢緣此而脩咫尺之書以從門下後塵幸收之僕齒雖少於公然蒲柳易衰一切俱謝去於三尺蒲團地了此生耳公負絕世資必當為出世業時不可失也峻伯有子稼蹬以諸生稱詩大是後來之秀亦聞之否餘不具

答劉方伯

世貞自丙子以來含饑抱慚於閭井者四載偶有小証

始擬寘此身於軌跡之外而未能廟廊之上收拾陳物猥及衰殘顧影自咲不能出應非敢用為名也夙業障成誤落雕蟲窟中影響見跡俾長小國之賦使從事齊盟茍不愛齒牙流羡即來識者所笑不以為磨昏鏡則以為嗜昌歜如其不爾怨亦如之以故塞兊掩耳蝸廬護伏穿自絕於賢人長者而令子仲君忽負笈相枉適世貞以先君子事出謁部使者於句曲陽羨半月始得歸門者出一敝刺而後知之乃來介復以門下大教坌

幣與仲君之高篇見屬矣門下海內名家出入中外踰三十年冎鉉步武拂衣高蹈蟻觀一世而折節賜推唯是過情之譽所不敢當乃其辭旨之精麗警絕則下走之所忻為執鞭者也冢器玉折豈唯貴門榱棟之痛當為天下惜之仲君方辭璞却須加琢劘之功不患無陵陽賞識也如開歲春和能嗣前駕則弁中山靈先為除徑以待或能少助千慮之一外薄物附忱不具

答丁太僕

僕衰懶杜門與世路隔絶家弟間致大疏一二與左降

叙復始末不覺壯氣攻中浸淫大宅尋晤汝師宮洗則

謂門下躬行君子不為名高其所欲舒吐盖未竟一二

而朱嘉定汝虞亦復亹亹且謂門下將俾効不朽之役

於王父司馬公盖欲淚涔涔沁心腑矣僕故崎嶔坎廩

人也生不受人知乃獨受司馬公知於疾風板蕩之日

有餘寄焉迨公養重梓里僕則偃蹇衡門暨强起仕路

而公已游僊都宦轍見左無由一酹椅公之墓而叩陵

娟之堂自謂此生無可仰報而使者至將致大教果以
神道一碑見委司馬公三品大臣天子賜塋而此獨闕
焉不文事固不偶然也僕於東土所見公擔荷三四大
事有出於銘狀之外者僕雖愚敢不自勉第來諭奬飾
過當夫以太山北斗之擬即昌黎得之尚不能無愧色
而況僕萬萬不及者哉洗筆研來已半歲不免復煩墨
卿汙之且負香火有所不顧矣滁陽山水永叔伯安二
先生嘯歌之地併門下而三汎滁意氣自見天則區區

除目非所以為賢者重也朱令有中年容縣風而上人未盡知想當不惜齒牙餘羨伏暑未蠲為道自愛

顧太僕

嚮者門下請告宅憂梓里之日僅一奉顔色於山觀而不克報訪又承致令岳士雅先生詩集累帙而不能報謝又以其時有筆札戒不獲附不朽於九京罪過種種猶曰巖穴之臞固雲霄之所弗深計者乃邇先君子賴羣公恩庇得沾身後而貞匹夫之節不固强出從大夫

末則於門下固首當投剌自通負荆請罪者也門下以正直忠厚柄國家之公是者累年而始釋之進陪九列步武八座蓋不直鄉邑之光重而已憇伯罔之堂誦斯臧之句則一紀前有如不佞者在焉特衰劣過時之人無所比数不足以辱大念耳齋䟽人便肅此附候寅陽丈不敢輕凟便間希為致聲不次

荅李惟貞大叅

仲冬為不肖腐心之辰以故汎一葉為泖中蒓鱸匿而

諸以筐篚見辱者尊則執事親則吾敬美皆不敢發緘

誠欲以例他客也公祖猶以此介介將無謂不肖薄之

乎罪死罪死子念冒熱馳二千里為其故府主稱祝走

雖為道地借一力於麾下誠貪與公祖相聞耳渠用期

迫窮日之力故不及請非敢弁髦長者之惠也得教不

以常調為意使長孺聞之積薪之語從咽中下矣然何

至大計吏時敢信信其吠耶此曹子縱有胸無心當不

若是不過一二蔑戾車耳兒子失學放黠其宜豈敢更

有希覬賢器比當益大就昨伯玉司馬來云與公祖爲半日飲每語必先不肖使人鼻端拂拂有金華洞天想家弟似得齋捧役旬後或可趣下風大昵拜嘉并有薄物將侑乞鑒入

又

伏承賜示以衷生所具查應減稅糧宿弊及該府覆議令不佞看詳惟是不佞衰嬾之心計且素不習於錢穀出入之數無以奉酧德音皇恐衷生爲民苦心大堪

敬服但止是見一邉語中間有以别項增泒而并入正額者有以此額而那應彼泒者有雖增而必不可省者有可省而必不能省者亦有可以通融處置所謂寛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者明公須會府縣正官細講一畨請之兩院將應減之数不論其可否一達户部聽其回報其必不可減且有著落者曉諭百姓勿妄希覬不然愚民無知妄謂衷生減糧数十萬為三吳造福而上官壅遏之是衷任其徳而諸公任其怨也適見廟廊大老亦

有書來云云不敢不以聞若乃明公欲定畫一之規不使每年議泒則革吏弊寛民瘼杜浮言之大端也二冊暫留看倘急須當别封上不一

又

僕不佞自郢里之卜夜與峴山之浮白别後輒怳然自失以為奇人難再奇遘難三不謂天假之縁得從宇下忘形爾汝披膽天日葢三年如宿昔焉别後則訊問之信歲無虛季金錯之餉械無空簏春初以太夫人之壽

言見委恨不知耳知之寧有待教而後具草者蕪廢之餘不能深湛其思俾辭與事洽而明公不遠千里顓使遠謝鄭重其辭又綢繆其貺僕即不受傷廉之歎寧無過情之恥乎武昌山水多名勝僕時苦棘事間以詣臺紛紜不久量移無緣一極登泝之樂明公風流姿槩勝小子百倍當無復遺憾弟資望崇深恐不能久淹耳敝邑望公如望歲豈有意乎僕雖老尚能從兒童竹馬後也所喻甘君者并得其書誠奇士也明公稱其保持鄒

司勳事忤柄臣而不悔前偶得一公書云鄒入銓無它長唯推轂甘救陶善鍾而已矣陶鍾無足道若以甘咎鄒宜甘之復見齟齬也論甘者以駁嗜之小疵而舍其狥義之大節嗟乎世見誠可憫也所報甘書并壽言稿附覽欲知僕之許彼至耳適老婦患風疾惙惙醫手倉皇不悉亮之亮之

又

屈指與明公清洋夜別六寒暑矣自是歷三使君有三

遷而至九棘列中臺者明公僅一轉屹然於振衣臺之陽豈武昌魚美足戀耶無乃葉公之好龍非好真龍者也貞以先君子久欝泉下蒙上恩隆重而名命再臨力辭不得輦上君子多相譬説一念不堅遂成小草乃至病弟奄忽竟阻面訣貞何人斯而亦用荊公家故事耶苦痛慚恨不可言昨草具小疏苟且塞白異等濫之誚小寛旦夕當乞骸骨耳明公不以一出為非而曲垂奬飾使人涔涔汗下不能禁柰使君非面是人者當由愛

而亡醜耳亡弟遺詩文頗足不死今為刻其詩將成矣冬盡補刻其文畢當以呈覽請正也大幣祗領并有薄侑不宣

張都諫

嚮者門下以先德之重不遠百里儼然而辱臨之雖不敢自愛其醜而值有遠客累不敢具杯茗為敬蓋於今歉焉乃復更勞大誨重之以珎餌雖以不恭是懼勉而拜嘉汗固簌簌下也日苦役役不能事筆研敬聞命矣

仲夏之暮當脫稿專人馳上先此附復不宣

又

嚮者遠勞尊駕貢惠先壠僅得一踵謝堂下嗣後杜門請告且以病弟拮据湯藥至不能叩明公艦首之北而薦咫尺之書奉送此歉何如邇覩邸報知進補天垣主持國是海内方拭目以瞻金鑑之上第明良一時百揆時叙無足以當白簡者唯時進格心之論亟采下民之咨務濟艱巨毋專直聲使聖德愈隆國脉愈永乃鄙情

所惓惓耳貞衰劣過時之人以先子蒙上大恩又不敢累抗朝旨狼狽一出慚悔百端茲因齎疏役便聊伸候私伏惟鑒亮幸甚

周都諫

世貞不能自削其雕蟲之嗜而遘災木往往汚人目觀又不能脩鄉里月旦以得罪賢者即不遂伏斧鑕蠖屈草莽息黥之暇間及筆墨聊以送餘晷而已不謂門下汰羣呰而録存之萬里命書布以大幣俾爲尊諫議公

壽言悚息不知所裁報惟是誨辭行述二帋古雅絶倫嘗鼎一臠足占大烹牛耳之盟是在執事僕所撰造止是苟就來旨組而成篇譬之佛語未離小乘今具槁呈上即不以覆瓿似未足疥公壁也出處之示知門下惘我至矣破甑何足復論縱令理之豈堪炊飯食人況蒲柳易衰薑桂猶在未盡之軀得嗣相聞異日借門下一

又

字華衮為慊耳薄物侑將下忱不一

伏惟明公以花封高第超補諫垣復以青瑣名臣遴司銓務一時聳然快覩為清朝盛事而白簡先後傳播遐邇類皆謇諤暢練恒傳國體國是不為詭激以狗時趣區區固心儀之矣惟是薦賢大疏羣材彙征萬目聳動而貞之踈狂不肖却為濫竽其間惟且駭且愧不知所以垂及一載有留尹環賜實皆緣大疏為之張本貞得苟雪前謗復備朝列固盛恵也亦素心也第蒲柳之質早就凋零樗櫟之材不任雕飾加以去春一病淹歷三

時今雖稍起神爽頽廢中間鑿坏之念尚有不可言者乞休小疏上塵台覧實出由衷無毫髪虚誑唯冀憐而從史焉貴科及省臺諸老先生以箋札告匱不能徧啟仰祈均亮下情無任懇切之至

余德甫

晨報衙而楊中丞之使趨庭謂必有足下書迫扣之不得而家人自吳中者有足下詩札則自西而東又復西而北且五千里矣足下服除忽已三改火耶屈指吾黨

十餘人其不走長安塵者即卧夜臺耳獨足下臒於山澤片語一事皆帶烟霞氣真令人艷羨第所覩右文之朝乃寥寥無足下跡則不可華子師賈豎耳當拜公日尚推管幼安吾儕亦安能自恕用晦之念足下深矣即僕與子與不啻也子與方憂臺使者而薦疏佳甚明卿亦有内補耗想足下欲聞之扇頭一詩寓懷并新刻薄物希麾置之春暖加飡自愛

又

得足下書感慨用壯幾不可讀二詩一字一淚弟使僕息心復小警急置之篋笥他日作一字一珠觀耳舍弟初信但云足下有外服今始知為後母太恭人也天乎何以有此始者羈於官不能奉一生芻以叩首先大夫今又戀戀五畆不能買一舴艋作弔客與足下攜手匡廬之頂抑何憊也區區叨忝已踰分今幸而遂初服快於弛擔優游杜門賢於補劓矣弟酒食翰墨本生人趣日見嬈不休更成苦海如何如何念足下於文士中最

為高行而陵陽之璞今尚未有剖者明卿遂削籍子與僅以長者得免尚在囁嚅間伯玉與家弟尤更籍籍然此亦常理常情無足怪者用晦似欲輕裘訪我弇園足下能方舟乎審爾伏雌斗酒主人所不乏也子與尚在廣陵年踰耳順而買花不已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足下便間徐風之扇頭一章不能酧來美聊見情耳餘不具

又

昨子與書來云足下僅一入省作兩日會而別家弟復

談足下山居時狀令人色飛杜門高枕謝絶塵世良快
第未知此中所得實際何如耳弟自九月舉一孫即為
親友以湯餅相期無日不酒山園石益舊花竹益新暇
則汎小艇溪間或入藏經閣抽一編翫朱魚調赤白鸂
鶒足忘老矣所苦者文字之業私心好之而受役不休
如責逋賦以此更成業障舍弟方盛年習為吏當婆娑
一官佚我於長林豐草而乞休甚堅不可止如何亦須
足下與子與方伯計之

又

家弟歸自覲得足下覎書宛然如奉顔色又亟稱足下林居闔門養性偶一入城若威鳳棲囿相驚指以為希有之瑞亦何必減李元禮陶元亮自于鱗長逝忽已十載當時雖爾惋痛亦不至神傷以此子業就足死故也雲中哭子與還輙忽忽自失念人生有盡行且及之每為人作誌銘投筆長嘆丈夫何至與地下結緣也春來忽若有警於一切無明造作種種悉擬放下似亦得五

六分力矣念足下澹泊成性素自近之輙用此味分獻不審肯領畧否近作数章在用晦處足下可取觀偶目病而能書者少故也亦覺微露消息念之念之餘不具

又

端居多暇時時念兄不忌屈指依稀開七袠而姚匡叔來乃云已舉壽觴矣倉皇成五言一長律致華封之祝又春時偶憶前後五子已同矍圃合其存者為申五子篇手録并上計兄得之當呼酒獨哭獨釂也足下長於

弟一紀而神情逾王老蚌之珠其光炯然弟斷房室來滿四歲矣春時困二豎子殊不得其力唯喚主人翁惺惺易曉耳匡叔與家弟爭言足下鄉居雅致何必減靖節柴桑靖節攅眉不肯入遠公社兄亦豈其意耶毋論入社與否西方自不無不可於眉眼下放過也冬寒加飡自愛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四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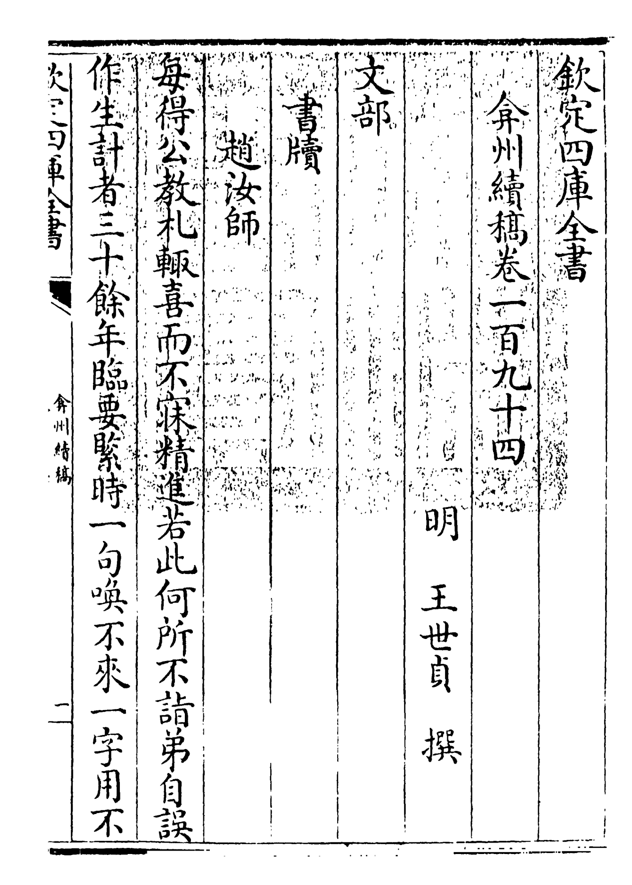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趙之壁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

趙汝師

每得公教札輙喜而不寐精進若此何所不詣弟自誤作生計者三十餘年臨要緊時一句喚不來一字用不

着非唯喚不來用不着覺驅遣之尤難瞿生宗門之學甚精第恐更為宗門所牽將草鞋空踏破耳渠必欲往江西大抵江西三處壇場羅稍大胡似高李似實然不過宗門餘派耳今以儒道蓋之未免遮掩補湊不為朗著故於此子行不勸亦不阻俟勘破後返照此心恢恢故自有餘地也弟尚未曾描寫上大人將來或得小小實用譬之饑渴時簞食壺漿耳食前方丈恐却有不堪入口者如何所喻乃宇宙間盛事亦是宇宙間新聞但

默識之異時自見不足動公方寸五嶽也虞卿子無以

應命弟於子書原不曾購求止是馮鬻書人見貽故耳

公亦不必勞神作此無益事也

又

得教知尚書尺一甚峻不免北首爾時物情輻輳所謂

男子張君嗣附之疲欲死者但以恬澹二字應之而已

春仲遇閏可於陽月抵都庶免襁襶之苦聖主當陽蒙

氣盡豁宫府大小屏息奉法足下既以書生抗絳灌以

一絲係漢鼎天下公論待而赤幟千鈞之弩勿發鼷鼠

智深勇沉所以為大勉旃自愛僕自殘歲入春來豎子

見陵四大展轉無有是處任之而已所需拙文當録出

俟春暖可必如約方欲以敬禮玄宴相托豈敢寶其敝

帚坐索重享耶

又

城隅分袂河嶽方寸歸舁䑝兀閶悔夜談之鹵莽差勝

元馭宗伯耳宗伯歸與述兄饑渴意渠亦惘惘不勝計

於書尺自悉之威鳳神虬世所景慕片語出口即為月
旦小爾舉趾便作楷模然在末法中亦有换人眼鼻者
納汙藏垢醞智養勇以期可久可大賢者當自饒之耶
致莫助之愛而已拙文塞白意故未已更成一排律并
贈吳太史其一牘及扇補附吳者幸為致之君典良友
已矣向見兄談丁丑事令人骨騰而屠令狀所不詳知
别有紀錄倘付侍史發下可據而表其隧也嚮晤徐給
事甚佳燕中故人如王師竹太史魏懋權博士相見通

為致聲他有問及者第云名教外一長物老許自廢何
足挂齒長途向暄善自消息不一不一

又

別後再接吳門及途次手札已有傳公見朝遷官宮洗
三郎報至令人眼明公豈以一官半級為榮正為自此
開彚征之路賢者魚貫而進耳每傳除目自八座以至
郎吏皆可人此固執政者能虛心秉公不樹桃李荊棘
而公與二三君子蓬麻之植不可泯也區區此身此心

皆如死灰不但無噓者即噓之亦不然矣弟恨入春轉
困邁軸藥餌漸狎無復歌時而筆研之役轉深若此緣
不斷譬如蠅鑽紙窓終無出頭理新正便當一切盡掃
去之耳先師似於山陰他處微露一消息此大可慰荆
老柴瘠良甚而哀思不已酧酢轉詳物望既壓將來恐
碍蒲團大事雨亭先生一月三轉知為公力亦差足為
賢者吐氣弟此卧尚不堅似公於波羅渡口輓轉之也
如何如何秋氣閒美為恬澹二字留神不一

又

臘月内連得公手教具起居之詳且知僕兩信皆已達又於荆老處諗公所述時事多可歎可恨野人幸脫世網豈敢復預聞况年來姓名可更墮長安城作齒吻間物耶唯是野人芹曝有不容已於公者公是千古偉男子滿胸臆皆浩然之氣剛腸疾惡遇事輙發臂於我曹栖栖碌碌虱處褌中者固百倍矣第不當小而用之輕而出之夫亦有以如來法號告者乎釋迦者能仁也牟

尼者寂默也蓋惟寂默而後顯能仁之用也無已則有請告暫歸乎鳳凰翔於千仞兮攬德輝而下之在公猶綽綽餘裕也僕行年五十九名為棄家而實未能盡當為龎居士馬宜甫咲殺幸宿病良已而頑健勝於舊時獻歲即閉關謝絶一切酧酢亦不敢領筆研役而舊逋尚不少須至初夏乃可洗盡也邢子愿欲刻鄙集已力辭之大抵利根自可須臾名根着力一鏟削耳瞿汝立來云有北使附此不一不一

又

昨蒼頭喚游子有數行奉叩起居計已達矣茲辱手教滿幅具仞嚮道之堅與憂時之切所謂並行不悖者僕自殘歲來三改火病羸惙惙秋中參术始見功肌體漸腴神氣亦王但苦筆札役未已一入新正必於上真前作誓斷絕之矣不然終為一窩墨瀋淹殺無了期也昨因病檢出數年來詩文一百餘卷掌故雜事七十餘卷冬邸可就緒異日當露醜於公求公一序幸毋相負也

第此一念如迦葉舞恐終墮綺語障柰何柰何承示交游中新得鄒諫議且日與徐駕部周旋此大足為麗澤益鄒公負中外望太重一時公卿當惕息自勉無可以當白簡者萬一宮府微有不同瞽御少爾違節輕為論建偶致逆鱗羣公不免紛紜又增一番事矣須公不憚斟酌務全國體乃佳徐君鄉托草其尊人志銘而未見狀來非僕敢宿諾也元馭憂毀之餘為物情所𩟍悅弔者不已病亦無已新婦復遘疾俄頃便逝見元馭羸狀

駭惋不可言公別命勸駕之意良篤僕謂出世經世皆賴此身吾儕小人不知其他唯以身為急耳近來除目種種可觀孫選部誠名士似得公力不淺兒子流落京邸使鑿坏之人尚礙眼耳可恨可恨今聞已歸差足慰矣張肖甫便附此不一不一

又

新歲三日會瞿汝立云吾丈復動歸念有北人便即手作數行附之計已達矣汝立去之旬日而見邸報則復

庵宮允為吾丈上請告疏盖甫奉講筵之命而即杜門何丈之勇於去也近事誠所不快然宮府之與言路兩皆有以取之亦各有未是處大抵三代而後不必事事皆當意人人皆可觀亦只是小小補貼耳除目屢下田野宿物收且盡而次及於僕齒舌之餘即不出豈足為高吾丈視僕生平亦豈泊然無宦情者第嚼蠟之味覺於戊寅鑿坏之誓堅於庚辰今雖上負賜環下負推轂有所不容已也疏不稱病而稱乞骸盖欲避調理之說

斷將來宦路吾丈念之念之計此時當已在道而未見部覆將無政府不自安強尼此行以為廊廟重耶

又

丁侍御迎家人至接手教及僕出處云二三君子意以為似不宜輕動張肖甫司馬雖娓娓勸駕而微旨畧如吾丈汪伯玉司馬有書亦爾乃知豪傑之見骨肉之愛與世情故絕不同也僕實未暇於中較量只為庚辰心盟必不敢負而已若宗伯公故當别論此公出果能行

義達道酹世撫物當亦為上真所許不然自當急流勇退尚未至老所虞病不任耳僕於外跡差近而心境未清雜念時起且世福轉深則道緣轉淺虛名日甚則實德日損以此恐恐不敢戀桑榆之晷期之隔生或易為力耳邇來處分多出聖斷不旁落大是佳境弟其人消息若何鄉冢得自安否吾丈所稱近況與物情反側之故大抵當坦然待之惟月旦小加斟酌樞機時一檢慎可也初與宗伯計以留院相期不謂屬之貴宗亦似穩

延陵既特遷峻陪而吾丈仍故紋何也見補少常則孫太夫人果物故矣家弟尚未覩除目渠似無可無不可臺慨武定氏而宰公中丞不以為非則禍似不易鮮吾丈可作培植語勿有所加也不然彼之疑忿轉深而於先師談過之戒小成牴牾矣瞿元立第三弟復文懿一何陵夷至此耶可嘆可嘆聞有使命疏到日當不及為僕借言然使僕至三疏則苦矣餘俟面悉

又

昨草草数行附使者以謝計行期當在月朔兒子出送荆老屬其少須於郡以圖一餞僕身滯環堵而心揺揺挂故人青雀閶邇荆老告别作大啼僕雖勉自制收淚胸臆終不能忍葢自愛弟入閩後二三故知摶扶殆盡巖穴中僅一碩果形影相弔㝠相漸現恐不能待諸賢功成之日却笑安石老詩强以絲竹消之計惟有空王一法而已公欲消揺留署為六月之息亦佳僕意不欲太原公有所措置且親近公與洪陽及牧台鄧先生輩

布列有位而已鄧似未肯公便間一史之何如水利一
筴尤長塞外不唯可實邊庾亦足制牧馬但須因地利
順民便如世尊所喻調絃之說乃不生變第目前欲捐
数十萬金作母而緩收其子於数年後恐司農眼孔不
易入也昨歲收獨常熟崑山儉而吳江次之吾州與嘉
定似小舒但積侵之後菜色猶未復耳此事撫按可以
調停要須廟廊作主大抵蠲赦利於頑猾而柔良不沾
賑䘏偏於小豪而单赤鮮與一日不可無良有司如嘉

定令数十曹江南膏血當不朘盡偶為賢者一及之勿
復謂朽株尤有火氣也扇頭詩亦小見微意而衰落之
餘都不成語衣物至微尠寧足報伸僑札之好耳錢氏
墓表已脫稿幸為轉致侍御君不一

又

家弟歸得手教及詢之家弟云云亦相同摶沙作餅勢
無復合但終不至犯名義而顯為摧挫南雍一塊土似
足藏身僕豈敢作輦上解淡生活沾沾沾充隐弟實無能

用我者近遇一異人傳持頗有小驗甘老邱壑以俟師期足矣瞿元立得補臺幕即資雖小屈而體面差佳但不堪桂玉知何文舉生珠之賀不勝安仁悼亡之慼想得公依止不至損耳楊戸部應尾忠慤公之子當洒掃公門幸一慰藉之兒子嬾廢得公與沈宗伯相為警策可望焚舟之舉僕却不敢别有希覬也族子養志老而貧以一簿為蹄涔附此信不悉

又

家弟歸拜手教具仞念存僕蝸涎自濡蚓壤粗具於世緣鮮所干涉獨先君子身後一事為忌人所抑腐心者十七年於今矣曾有疏草托太原公而會家弟北首屬令上之乃云得所聞俟僕勉出而後成上僕不勝憤懣歎曰此所謂馬生角烏頭白也兒子曾舉老丈教必須撫按或臺諫建白乃可私心甚然之其道無繇也長至後故朱中丞諸孫出燕中闔郡縉紳與兵道書見示中間為中丞闡發幽潛懇惻悲壯之極云自吾丈手筆且

謂撫公已行郡縣矣倉皇與家弟謀以撫公為朱中丞請而不為先君子請同事同鄉一舉一置人其謂何弟復何顔焉請恩澤亦何辭見逝者地下旋走謁撫公句曲則郡併以先君子報而按君條陳之草具幸皆在列矣謂太原公再及之念此事在宗伯宗伯有通家分誼且素辱文字知必不作前人忍既出臺諫公議如吾丈嚮擬事體亦較穏愜第條陳列欵勢不能詳加以年祀向遠見聞稍異各曹之於政府不甚關白非吾丈慷慨

一言之誰為援者中丞尚未復官今始得復則已復官者自應獲贈亦事理之常太宰處不免借重大司馬矣按君痌瘝民瘼誦吾丈大疏嘖嘖感歎條陳中二欵實緣吾丈意為之尚懼司農之扞格也獻歲聞當上會典例有宫端之擢不然亦光學被金紫鳳凰臺一片地知雅意在攬輝恐不能相俛而下也瞿汝立前聞病阻良用懸懷覩除目殊慰此官比之二部掾却有生色艾光禄何以不名亦必用故事相尾耶吾鄉延陵有子不他

聘其恨轉深盖以東土之抨全出吾丈又謂二三君子轉目之云退婚自渠故耳渠侯大察後擬北上方欲作官不至放對吾丈第以静黙待之可也兒子承規切明春始得一意筆研次兒托庇所苦良已殘歳復為幼兒了尚平之累可作無事人矣餘不具

又

兒子在都再書具感肺腑之愛及歸極稱公氣誼識畧以為生平目中無兩但欲舉世法之所艶者以加諸鑿

坏不能出之人復舉世情之所最忌者以飾樗朽無用之物則非知我愛我之意耳生平屈指故人元馭愛我而不甚知肖甫知我而不能盡公之見知太過見愛太深是不特粉黛土木且將文繡牲犠矣年來齒落無一二存者哀相屢現即使靦顔苟出不特上負師真下愧同志公試觀朝賢若此時事若此僕之墻壁若此而能有所謂劑得乎欲因而有所見且為縣官作纖毫益得乎萬勿齒及僕也主上誠不世出之主邇來作用大似

世廟乙未以前光彩而恤民一念又似勝之災異種種正是天心仁愛惟閒有可憂者腐腸之藥與伐性之斧耳昨見縈轉宮庶遂領坊事六典載筆成周之史佚白虎横經元祐之正叔公但雍容步武以俟天人之合五嶽小起方寸即以吾師恬澹二字消之則所深望於故人也水田之説嚮見徐孺東極稱其利僕亦深以為然但思二百年來豈無一人識如孺東者中間必自有故故不甚從㬰之將來能竟其用否瞿元立有子大可喜

見聞幸為致聲家弟承諸公雅意得一南除庶不以棘刺中打筋斗也區區續集將二百卷在肖甫處魚豕之訛不勝讐校將來不免求椽筆一叙之亦名根未鏟之證也肖甫博大自是一鉅公邇來能自持正即有齟齬何害然須賴公時時警策以善其後汪伯玉近相過數日羅汝芳周思久二先生一飯而别其來歷不同皆異人也餘不敢贅

又

兒子歸得公手札具肺腑語隨作一報封肖甫司馬郵中致之計當已徹覧矣是時兒子言公極稱於所知謂僕尚可一割故曉曉數語殊自悔之牝鷄豈亦堪犧而故斷其尾乎一笑來諭謂姑與無町畦任其處分要歸潔巳此是野人芹曝由來所獻純甫此官便是吏隐於中少得恬澹趣豈受彼牢籠若爾瞻即日請假覺少捩人眼鼻善類皇皇如揺旌矣公所云瞿元立云云僕近來覺得機軸若此元立但勿於格外作念立足乾處彼

不得而親踈有何不佳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少陵亦自言之何况我輩向亦偶為此曹子鳴其不平耳管君近益精心佛門然好作有為跡得非蘇晋逃禪意耶家弟以齋捧之役五日後可到矣冒酷暑驅馳七千里寧無殷深源周子南之歎目下且欣聚首以濁酒澆其磊塊而已承有令子舍之戚尤非旅邸所堪不能奉慰聊此草復不宣

又

前有小啟附使者去計已達矣得太原公近書於吾丈甚注存以僅餘一直臣碩果不食不當更令南此當是真際語耳吾丈見示語甚適宜於此要見大學力家弟冐暑驅馳齋捧私心憐之欲為求一留司以稍弛擔且不摂長安眉眼仗吾丈大力今果得之其感慰當何如也僕學道無得衰嬾相籍僅成就一酒食漢浮沉里社不敢作應世想亦不敢作出世想而昨傳聖問及賤姓名者此何所自幸三四大老寛我一壑中長物不至勞

齒頰也言路洶洶得小定否瞿元立竟不能小示超格
耳緩既有味畢散亦有味但桂玉可虞耳孫齊之兩兒
崢嶸足慰貧病餘不敢卷

又

邇有兩信通候計久已達矣僕殘人也初度之日方寸
若蟄懼客見蹤故買一舴艋避之泖湖塔中禮佛飯僧
冀小資冥福而已何足以當長者賀且蹶絲文犀豈木
客山都所宜濫耶來諭知且委蛇史局即不作柱下玄

同於長沙太息少忍嗉間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八俊之
說嚮亦微聞之今了然矣當事者不欲用公言然不能
不用公意也與其激而使惡孰若引而之善雖然獨行
遇雨若濡有愠此甚不易也高帝在天之靈使此曹之
終為呂强懐恩則善矣太原以友于之戚迫欲歸而不
得今作何狀公了不及之天下賢者寧復有幾彼此為
宗社蒼生勿以議論小矛盾使宵人得投間也君實與
子瞻晚好幾不終千載遺恨肖甫大度長者近見啟事

微牴牾得非持正之效耶僕老矣灰且冷矣而猶有習氣在妄謂時賢語及氣節則蟻奔而附稍涉理學則魚貫而上獨文苑一途轉更欝塞公大將也與肖甫方在柄忍不為小立赤幟耶家弟滯閩頗苦折腰少年前僕謂入長安中亦焉能免折腰也但二十八年科第稍可憫耳來幣附壁却有野人之芹知不以為美或不忍拒也春氣漸和為道自愛

又

自吾丈别後感事懷賢之念時時觸中特以尊跡未定遠信難托牢愴之思又無可告語者僅能於元立子澄處一相問慰耳吾丈途中有一札與太原公語多右二子渠頗不懌吾丈入朝後一書見及云宮洗比見貌和而氣平但胸中尚有二子在更後一書釋然矣二子山陵以前未必非羣然而攻之者未必是今聖見已定國是已昭諸老在政弟當以虛心受人語實心處天下事不為利害譊不作人我相太平未有不可致者吾丈尤

不必輕及予告請南信心而行中立不倚此所望於大賢君子也聞太原請假想亦為山陵一事勞憒致傷今復得仲氏訃恐不任手足之痛奈何肖甫丈豁達大度入領兵柄宗社福也唯要於情字上小破除耳僕少能進乜箸而齒落殆盡哀相種種與死為隣唯不畏死差與人異大師信益杳然方以懸弧之日避客栖泖湖塔院供佛之餘與僧共噉風雨蕭條景物晚莫所喜以故人問若貂襜褕不鑪而暖却附復不次

又

久不聞問良用懸懷兩臺為先君子及秋崖中丞條請恩卹前是一介以咫尺之書奉懇計已達矣太原公曾為致情於臺使者故托之今尚未有定論想部中為冊立午朝二事徼左又考察自陳紛紜旁午故未暇及茀人子區區之情真以日為歲耳得北考察報甚寬將無調停之說行兩相持而交餒耶令人藹藹覺得南中差有耳眼野人不應作此尋閙語當咋指自懲太原公近

札云公所上跣雖忤㫖容致書於兩臺令尋公微指從容行之不意公不知翻以為恠所謂恠者必非親得之小一辨明何如此公與公本生死契鄙意殊不忍賢者之自為敵也僕今年六十有二賴小得將牢力粗堅色身以俟師期誠不願復塗抹也聞大司馬之去復緜中貴人清時有此可歎可歎適歸熈甫先生次子北上索数行先容渠中讐見法僕苦為雪之今事觧而家破矣彈鋏悲歌中多伏櫪語以公誼人且好熈甫祈一聞之

餘不悉

又

前出候病弟於奔牛見之則首問吾丈起居云八月九月間霜露之恙來病君子不能從事筆研不然先人壟頭一章當不讓景宋矣然今已勿藥今拜翰教果然且諗知直溫寬栗之誨能使諸生肅然而心服二百年來宋李復見今日竊謂省院大小南北徑庭何啻倍蓰獨南雍之重逾於北雍人材固爾也僕老矣衰與懶乘之

學道雖無所成然竊聆希夷澹泊之旨實不敢以天下
事措懐况病弟娑娑據梧老婦呻吟待盡袁氏之女又
只旦夕矣方拮据醫藥之不遑而能棄之出乎老大蓋
信僕之可而不能信僕之不可僕於此月之十九日已
發疏乞骸必不得請當謀再上非不知上恩不可負知
已不忍違且貪與賢者少日周旋恐有所未能也凌氏
自貽之戚然愛子就逮羣獲見法亦足以洩衆怒矣䜌
疏得無乃過乎又不知將來作何結束也使旋聊此附

復不次

又

昨者草次附申區區出處鄙見而我老丈以大義見裁必欲使之一出盖先君子受上恩至深厚而家弟近復以病乞身僕更偃蹇朝命以自為名罪何所逃老丈責我是也且甲申之濫竽老丈有力焉然以為未可出今者以為不可不出老丈豈宛曲随人作圓方者且病弟大有起色矣僕亦何辭以貪一壑第衰態如此安能强

自振刷以小補國家苟冒昧尸禄異日狼狽而歸老丈憐之晚矣捧袂之期或在春晚也别諭六生事緣表之長子誠可憐他不盡爾且所犯題劇不小臺綱凛然豈可以兒戲望之僕固已測老丈之恵不克終亦不願老丈之終此恵也淩氏有三尺可無復言矣使旋此附復不次

鄧太史汝德

前於許敬菴京兆處拜先生手教匆匆未及作答旋聞

有經筵之名私與太原公往復三四意必欲先生一出以光聖朝尚念太夫人高年不欲遠離或朝叅應酧有妨靜攝則留都玉堂小可栖托不謂中途復上請告之章艦首遂南確乎不拔真初九潛龍也弟方天下文明之際或可少一見乎溈仰師弟所論得用不得體得體不得用先生是大乘菩薩不宜入辟支佛果僕以亡弟之痛旦夕歸矣而為此言先生將無咲其不情也同年劉同野子便附此不一

吴太史

世貞懶廢僻處蝸廬每公過吾州即拜尊刺之辱知而倉皇追跡至河滸則雲帆縹緲於清洋玉山之間雖從者不忍題鳳僕寧無赧顔君子之至於斯也聖主不憚罪已手詔起二龍淵潛復返論思之職千載一時甚休甚休惟是賢者咳唾之餘天下以為口實所望一立善類赤幟而已么麐瑣屑似不足以煩方寸也僕故名教外長物捨身之末能苟以藏拙便懶百念灰冷惟懐賢

耿耿未盡忌竊成一排律贈公與定宇太史書之扇頭及不腆即附定宇致之知不麾棄幸毋以示人可也勉旃自愛不一不一

徐宮諭

曩時公自山中北上而貞以匏繫斗室不獲聞問遂致闕焉無一介之使今春乞骸請告兩有蒼頭此行此心望公如望日而病廢之人不敢徧作朝賢書問有所掛漏則生得失以故益自沮而公不我棄也惠之教言副

之武録則奚啻几杖之見媿矣公瑰竒之文冲夷之度清孤之操所謂材則楩杞徳則金玉而能黯然不露太音希聲其在兹乎破山之劔輕用之而光奪鋒挫者何足與議此也區區已老而且有鑿坏盟乞骸之不得故移而請告非敢復有他覬也旦夕轉徙長林叢薄中為七尺之坎以待耳兹因學海太史便附此社稷蒼生之軀唯自愛不一

馮開之太史

前有一書附果上人去緣果欲收月溪講師之骨而瘞之為數行先容計已達矣同州王老來却得先生教言欲於秋涼訪我海上村中紫葵白茄所不乏獨僕雖習懲嶺家言尚是門外漢不足與先生棒喝相持第二兒子驌雖稚似窺見一斑其時幸與達觀禪伯偕一勘之也王老志乃可志耳此公少時好攝生無所得始遊五臺從苦行妙峰比邱講而又無所得慕曇陽師之跡而過江又無所得以西方為三十六最後策然已老且好

酒不耐枯淡須大善智警策之作隅世緣可也敝城有海寧寺者其正殿一佛二菩薩像端嚴妙好為江左第一而殿久圮勢且及像果上人之師明因者慨然欲葺理僕亦勉力為助之資且半而不能繼不敢妄損先生槖欲借一言之重於里中好善者即無異大檀越也屠長卿遂杳然無復跡尚不至作善星比邱先生能以白牛車喚轉之乎不次

弇州續稿卷一百九十四